

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宋
詞
三
百
首
全
譯

(上)

(修訂版)



沙灵娜 译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规划重点项目
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宋词三百首全译

(修订版)

沙灵娜 译注

上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再版说明

出版的境界是：为饥作浆，为旱作润，为冥作光，为往圣继绝学。《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担当这一历史的重托，挟着春风走到了学人和国学爱好者的面前。

书似青山常乱叠，眼光如炬淘金来。《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推出，即以权威、精到、普及的面貌风靡整个书界。本套丛书曾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规划重点项目。但多年断档，令人怀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名著全译，多以三五本的规模推出，而今天的《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出手尽显大家气度，一次集中推出五十种，满足眼睛与心灵的饕餮。

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产生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浩如烟海的历代名著，就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字不仅记录了中国古代各个方面的历史与人文，物质与精神，成为后来人的精神家园，而且对中华民族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但古人留下的典籍，由于时代的变异，语言的古奥，当下人已难识其庐山真面目。且以往坊间的不少古籍今译的读物，大都难尽人意：

——选译本。如《国语选译》《诗经选译》等。了解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人知道，“选”是一种评论的方式。鲁迅先生曾指出，如果对陶渊明只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不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类“金刚怒目”式的作品，那就很难使读者对陶渊明的“全人”有完整的认识，若“再加抑扬”，就“更离真实”了。所以说选译本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白话本。如《白话史记》《白话搜神记》之类。这类今译本有的置原文于不顾，随意增删敷衍，从严格意义上已不是原书；有的译文尚称严谨，但无原文对照核查，欲引用古人文句还要另觅原书，难称

人意。

——单译本。这类书最多，译文之外附有原文、注释，其中也不乏质量较高者。遗憾的是见木不见林，缺乏学术系统性，读者买到一本算一本，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了解很难达到全面。

本丛书在策划之初就考虑到避免以上各种译本之不足，本着推陈出新、汇聚英华、弘扬传统、振兴华夏之宗旨，化艰深为浅显，融译注为一炉，俾使社会各界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古代各名著之完整原貌，有利于当下人文精神建设，又利于中外文化之交流译介，乃延聘海内学界通人，精选史有定评之夏商迄晚清经史子集四部，以全注全译形式重新装帧、重新校勘整理出版。所选各书前言对该名著之时代、作者、内容、成就、文献版本皆有详赡说明，各篇各卷前有简明扼要的题解，原文选用业经整理的善本，注释采用学术界公认的成果，译文强调忠实原文、通达流畅。

书行天下，道亦随之，既有品味，又有普及，为大家营造出一片文化底蕴深厚、知识境界广博、思想空间深邃的精神沃土，是《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的孜孜追求。此次修订是在前辈学人呕心沥血的基础上，重新进行认真的审读和勘校，是在“国学热”基础上的一次新的提升，在强调通俗性的同时，亦重视学术性与资料性。今日重现书界，必将旋起一种新的阅读风暴。

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问世，对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升我们国家的软实力，形成当代的人文精神有着重要意义，在现代化人文化的进程中开启今人智慧、滋养今人灵魂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经典不腐更不朽，它是源远流长的活水，天光云影，亘古永在。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8年9月

序 言

三年前,我曾给同一译者的《唐诗三百首全译》写过一篇序,我说:“诗其实是不能翻译的……翻成白话不难,不失诗味则很难,不失诗味而又不改原诗诗意、诗境更难。”至今我仍坚持这个看法。

但是,就在当时,凭着我对译者和校订者的了解,也曾大胆地预言过:“她们的合作成果,应该是既忠实于原诗,又确实是诗的吧!”

看来,广大读者是首肯了我的荐辞的,这证明便是《唐诗三百首全译》荣获了中国图书金钥匙奖和在短短两年内便印刷了三次,发行达13万册,而且,据说正在重排新版。读者是热爱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读者是很需要向他们奉献既富营养又合口味的精神食粮的!

现在《唐诗三百首》的译者又奉出了《宋词三百首全译》。词比诗还要难译,我觉得。因为词的主题、题材不如诗的宽广丰富,而语意却多半要委婉含蓄得多,格律的谨严更往往造成词意的隐曲。译得不当,很容易流于千人一面或迂曲奥涩。我是译文的第一个读者,我想,也诗是因为有了翻译《唐诗三百首》的经验,或诗还因为译者是主攻宋词的,又是女性,读起译文来,我觉得意境、神韵,以至于语言、节律大都在《唐诗三百首全译》之右。我不能说自己是完全公正的,广大读者是庄严的裁判。

唐诗、宋词是中国诗史上的双子星座。《宋词三百首》比《唐诗三百首》晚出了150年,它刻印流布时,多数童蒙塾馆已随着清王朝的倒台而关闭了,代之而起的新学堂,于旧体诗已不感兴趣,于词自然更甚之。比如我,我在《唐诗三百首全译》的序中说过:我最初接触唐诗,就是在北京东北城角一座小四合院里,是私塾果老师教给我的。那时《宋词三百首》的刻本已经刊布了,可是果老师就从来没有提到过它。因此,在中国一般人眼里,《宋词三百首》的位置远不如《唐诗三百首》。其实若以选家的眼光论选本,《宋词三百首》自有超过《唐诗三

百首》的地方。

关于此书成书的经过、编选的原则和所长所短之处,译者有《前言》,说得很清楚,我自无庸赘述。我只是希望对唐诗有兴趣的读者也读读宋词,对《唐诗三百首全译》有兴趣的读者,更可以读读《宋词三百首全译》。因为,说到底词就是诗(是合乐歌唱的诗),而且由于词多抒情之作,读起译文来,恐怕更易令你神往。

值得再提一句的是,译者在题解和注释上下了不少功夫。宋词确有不少篇章是非常迂奥的,题解将大有助于理解词意、欣赏词的艺术特点,细心的读者必能从中得到收益。

在我提笔写这篇短序的时候,不时袭来阵阵伤痛之情,《唐诗三百首全译》的校订者、敬爱的九叶诗人陈敬容先生,在校完该书后不久(公元1989年11月),便与世长辞了。她再也无法看到她女儿独立完成的这部《唐诗三百首全译》的姊妹篇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大的憾事。

陈振寰

1991年7月于北京

前 言

为配合燕乐歌唱而兴起于隋唐的曲子词,经五代的进一步发展,到宋朝臻于极盛,蔚为大观,名家辈出,佳作如林,成为一代之胜,与唐诗后先比美,相互辉映。然而,词作众多,流派纷杂,玉石俱陈,一般读者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遍观尽读,因此词选的编录就是一件意义重大而深远的事。

清代号为词学中兴时期,各类词选应运而生。鲁迅先生关于“选本”,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评论,他说:“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册数不多,而包罗诸作,固然也是一种原因,但还在近则由选者的名位,远则凭古人之威灵,读者想从一个有名的选家,窥见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凡是对于文本,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集外集·选本》)。清代词学之所以继明朝的衰微而复盛,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之所以确立,正是跟几种著名选本的问世密不可分。

清初朱彝尊借选词标宗立义,经八年努力,辑成《词综》,选词二千二百五十余首,存录了由唐至元的不少优秀作品。尽管他说:“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朱彝尊《红盐词序》),似乎他编选《词综》的主旨在于推尊词体,而实际上,他更多强调的却是词的雅俗之分。他明确提出词宗南宋、师尚姜夔的主张,说:“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词综·发凡》)。又说:“词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张辑、卢祖皋、史达祖、陈允平、张翥、杨基,皆具夔之一体”(《黑蝶斋诗余序》)。朱彝尊不但自己将姜夔推为宗主,还让古人也列队向之礼拜。他就是借选词以达到尊姜夔为宗师,建立浙西派雅词体系的目的,最终造成“家白石而户玉田”的风气,其“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和手段”,由《词综》的编录得以实现。朱彝尊对词学的复兴有不小的功

劳,但这个词派力主清空,而对苏轼、辛弃疾在词史上的重要地位、作用和影响视而不见,听若罔闻,却是极不科学、极不公正的派别、门户之见。

嗣后,张惠言为了切切实实推尊词体,矫正浙西词派偏重艺术形式的流弊,特意另编《词选》,强调词的比兴寄托,强调词的政治寓意。但张惠言以一个经学家的目光来选词和论词,要旨在于“尊体”,因而无视词史作为一种音乐文学的真实面目,无视词史的全面状况,只选录了唐、五代、宋词一百十六首,而宋词仅选六十八首。他错误地将温庭筠词作为比兴寄托的祖师,录其词十八首之多。在两宋诸家中,秦观选十首,辛弃疾只选六首,苏轼、周邦彦才各选四首,对词史上卓有贡献的柳永及独辟蹊径、自成一派的吴文英竟连一首词也不录,拣择实在过于偏狭。张惠言为了推尊词体,对具体作品的评析更不惜穿凿附会,给一些词强加上原作所没有的政治寓意,为有识者所讥。常州词派由《词选》的产生而建立,它以沈著深厚为宗旨,对当时和后世“扫靡曼之浮音,接风骚之真脉”,倒也确实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历史功绩自不可没。

周济不满意《词选》门庭过隘,又未能示学词津途于后人,因此编录《宋四家词选》,标举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吴文英四家,将他们作为词人中的典范,他在序中说:“清真,集大成者也;稼轩,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碧山,履心切理,言近旨远,声容调度,一一可循;梦窗,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之浓挚,是为四家,领袖一代。”他对这四家的评论并没有很不妥当的地方,比如其中评辛弃疾典型风格特点的一段话还十分精采,问题是他以这四家作为宋代词史的领袖人物,却不能反映出词学发展的真实情况。并且周济抑苏而扬辛,又将周、辛、王、吴四家分庭抗礼,都不够恰当。他指出的“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的学词途径,也使人不得要领,迷不知所从。

总而言之,以上三种享誉当世、影响巨大的词选其实质主要是为宗派服务,作为一种宣传纲领的。社会上迫切需要一种适合大众口味的普及读物,这一历史任务必须由一位胸襟宽阔、目光远大、见解精深的学者来完成,晚近的朱孝臧就正是这样一位学者。

朱孝臧(公元1857—1931年)早年工诗,四十岁始专力作词,并潜

心于词学研究。他师从常州派大师王鹏运,艺术上取法吴文英、周邦彦,同时也向秦观、贺铸、苏轼、辛弃疾诸家学习,打破浙派、常州派的偏见,取精用宏,成为一大词家。对于当代词人,朱孝臧不仅盛赞与自己风格相近的王鹏运、况周颐、郑文焯等人,并且对宗法苏、辛,气魄沉雄的文廷式词也推崇备至,表现出大家胸襟和转益多师的治学态度。他所刻《彊村丛书》是最为完备的词总集,校订精审,张尔田赞其可与乾嘉时期的朴学大师比美。

朱孝臧不满意《词综》、《词选》、《宋四家词选》,是怕“读者的读选本,自以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的,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况且有时还加以批评,提醒了他之以为然,而默杀了他之以为不然处”(鲁迅《集外集·选本》)。为了矫正那几种词选偏颇、狭隘的流弊,为了使宋词被更多的读者所了解、喜爱,朱孝臧特意广采博收,编录了《宋词三百首》。清代乾隆廿九年(公元1764年),孙洙编《唐诗三百首》,作为唐诗的普及读本,“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以简驭繁,广收名篇,成为一本家喻户晓、影响久远的唐诗读本,朱孝臧有意继承这种文学普及事业,编选了《宋词三百首》,与《唐诗三百首》珠联璧合,驰名当世。

《宋词三百首》录两宋词人八十五家,选柳永十三首、晏几道十八首、苏轼十二首、周邦彦二十三首、贺铸十二首、辛弃疾十二首、姜夔十六首、吴文英二十五首,这八家的作品,占全书将近一半,俨然推为宗主。编选者虽然对周邦彦、吴文英有所偏爱,但基本上舍弃了浙、常二派的缺点而吸取了他们的长处。此书“量既较多,而内容主旨以浑成为归,亦较精辟。大抵宋词专家及其代表作品俱已入录,即次要作家如时彦、周紫芝、韩元吉、袁去华、黄孝迈等所制浑成之作,亦广泛采及,不弃遗珠。至目次,首录帝王,末录女流,乃当时沿袭旧书编选体例”(唐圭璋《宋词三百首笺注》自序),亦无足深怪。

我们知道,判断历史人物的功绩,不是依据历史人物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依据他们是否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朱孝臧所编《宋词三百首》虽不能算尽善尽美——其实没有任何一种选本能做到尽善尽美——它在当时却起到了应有的历史作用,而比起在这之前的宋词选本,它要精当、全面得多,也公允合理得多,它基本展示了宋词发展的真实面貌,各种风格流派兼收并蓄,使我们得

以博览近百位词家的精品。但是,由于词在内容、形式方面的种种局限,加上词本来就比诗难读,因此《宋词三百首》虽是一部比较完备、精到的选本,却始终没能像《唐诗三百首》那样妇孺皆知、深入人心。

然而,我们感到不无遗憾的是,一些文学史家、词学研究家没有给予《宋词三百首》比较公允的历史评价。如六十年代初胡云翼编《宋词选》,在前言中说,《宋词三百首》“……曾是一时的权威著作,从今天来看,距离我们的要求已经很远……其中偏重形式艺术的词作占压倒的比重”;又说:“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和苏轼的《念奴娇》‘大江东去’那样的名作也都在摒弃之列……”胡云翼先生并且特别声明他所编录的《宋词选》,“是以苏轼、辛弃疾为首的豪放派作为骨干,重点选录南宋爱国词人的优秀作品,同时也照顾到其他风格流派的代表作,藉以窥见宋词丰富多采的全貌。”胡先生的选词标准适应当时特定历史情况的需要,强调政治内容,原本无可厚非,但他对许多大词家的评论却失之偏颇,如将周邦彦、姜夔、吴文英等人定为格律派词人,给王沂孙、张炎戴上“失节词人”的帽子,而无视他们真实的历史情况和思想倾向,无视他们作品中所表现的忧时伤世、徘徊动人的爱国感情。胡先生所选篇目,如在词史上并不占重要地位的陆游十一首、刘克庄十二首,而作为宋词昌盛的奠基人、影响及于两宋及金元曲的大词人柳永却只选七首、晏几道仅四首、秦观只六首、周邦彦十首,南宋末期存词近四百首、独开流派的吴文英才选录四首,所显示的“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鲁迅《题未定草》六),这使得我们也还没能真正从《宋词选》“窥见宋词丰富多采的面目”。当然,胡先生的词选同所有的选本一样,既然是一定的历史的产物,就必然带有一定历史条件的局限性,何况,它也完成了一定的历史任务,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关于它的功过得失,在这里我们不打算详细评论。

可是,在重新出版和评价朱孝臧《宋词三百首》的今天,我们首先需要说明的一个事实是,《宋词三百首》民国刻本选词整三百首,收录了范仲淹的《渔家傲》和苏轼的《念奴娇》。胡云翼先生或许没有看到过这一本子,所见的是唐圭璋先生的笺注本,那是朱孝臧的重编本,选词二百八十三首,大约删去了他认为不符合“浑成”要求的一些作品,其中包括范、苏二词。据台湾的汪中先生说,后来朱孝臧在重编本的基础上又增补了二十余首词。范、苏二词也在补入之列,因此,汪中所

据本子选词有三百一十首。

诚然,《宋词三百首》还有一些缺陷,这倒并不是因为“其中偏重形式艺术的词占压倒的比重”。我们不应把文学的思想内容的概念看得过于狭隘,如果认为只有直接反映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民生疾苦的作品,才能叫做“不偏重形式艺术”并且用这样一个极端的标准去衡量古人的作品,那么可取的恐怕也就很有限了。一个作家的创作范围不可能超越他自己所熟悉的生活,他多半只能通过自身的经历、遭遇、所闻所见来表现他对当时社会生活的看法、感受。何况,词还有它的特殊性,有它形式上的局限性和人们对它认识方面的局限性,以及它在社会生活中所起作用的局限性。词作为一种主要是在酒边宴间歌唱的艺术样式,除少数作家如辛弃疾的作品外,一般在词中所表现的只是作家的一部分思想感情、一部分人格。只要把许多作家的诗文和词对照来看,就可以明白,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文人们惯常在诗文中所表现的广阔深厚的内容,在词中则是极少表现的。据我们的粗略统计,《宋词三百首》所选具有爱国忧国或感时伤世的思想感情的作品,约在五十首左右,占全书的六分之一。在《全宋词》近两万首词中,此类作品无论如何不会占到这样大的比重,如此看来,朱孝臧也算得够重视政治内容的了,有些次要作家,如所选蒋捷三首均为爱国词章,张抡、程垓各选一首也都是爱国词章,所选姜夔抒发忧国之思的《八归》、《翠楼吟》,连《宋词选》也并未采录。此外,陈亮、刘过也选人其优秀的爱国词章,而不录其粗豪浅露、缺少情韵之作。《宋词三百首》所选词家多达八十五人,所用词调一百五十一个(胡云翼《宋词选》录七十五家,词二百八十三首,词调一百十七个),目的在于使读看除广泛了解宋词作品外,对词调、词律也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所谓“多识夫草木鸟兽之名”。

前面我们提到,《宋词三百首》也有不足之处。唐圭璋先生曾指出它将李重元《忆王孙》一词误为李甲作,又将无名氏《青玉案》一词误为黄公绍所作。此外,可能是囿于《宋史》对朱敦儒“晚节不终”的错误结论,朱孝臧竟未收这样一位其词被命名为“希真体”,影响下及辛弃疾、陆游诸人的南北宋之交重要爱国词家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诚如《唐诗三百首》未收在诗坛上以奇诡冷艳独树一帜的李贺诗一样,不是一般的、偶然的疏略遗漏。而是出于一种偏见。



再者,此书不录王观、朱淑贞、文天祥、汪元量词,又柳永词未录其咏杭州的《望海潮》、苏轼未选其《江城子·密州出猎》词,贺铸不收其慷慨生哀的《六州歌头》,张元幹未录其悲壮激烈的《贺新郎》,陆游不选其沉郁苍凉的《诉衷情》,周密未录其忧时伤世的《一萼红》,僧挥不选其清新秀丽的小令而选其艺术上平庸的长调,等等,均使人感到意犹未尽。至于其书的编次序目,也屡有混杂不清处,如贺铸不应排在周邦彦之后,鲁逸仲与李廌同时,却编在了陈与义、周紫芝之后,又万俟咏、徐伸、田为、曹组等人亦均不应排在周紫芝以后,再如陈克为南北宋之交的词人,与朱敦儒同时代,反编在李之仪、周邦彦之前,程垓词,《全宋词》编在辛弃疾之后,《宋词三百首》却编在张孝祥以前,《全宋词》将韩偓编入第四册,宁宗开禧时人王武子在其前,时代与张端义、方千里略近,《宋词三百首》却与南北宋之交的叶梦得编在一处。就许多词家来看,作品未能以写作年代先后编次,也是不能尽如人意的。另外,人选的词有少数篇章不算好,如贺铸的《浣溪沙》“不信芳春厌老人”、周邦彦的《尉迟杯》“隋堤路”、刘克庄的《生查子》〔元夕劝陈敬叟〕等,思想内容与艺术表现均平庸无足称道。然而,尽管《宋词三百首》存在某些缺点,但比起在它之前和同时代的甚至是以后的一些宋词选本,它还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得起推究考查的。尽管它是历史的产物,就是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测定,仍可以说它瑕不掩瑜,是一本广采博收、拣择较为精当的词选,具有相当的价值。对于这样一本曾经产生过巨大影响的选本,我们既要看到它的不足,更要充分肯定它的成绩。

我们这个译注本是以唐圭璋先生的《宋词三百首笺注》上彊村民(朱孝臧)重编本为底本,又参照了民国初年刻印的《宋词三百首》及湖南岳麓书社翻印的台湾汪中《宋词三百首注析》(据朱孝臧增补的重编本,录词三百一十首)的篇目,在唐本二百八十三首的基础上,又选择唐本中未收词十七首,以补足三百首之数,使其名实相副。一些字词、句读并参考《全宋词》、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等总集和选本,择善从之,恕不在注释中一一说明。为了使读者对词调的由来有最基本的了解,所有首次出现的调名均加上说明。唐圭璋先生的《宋词三百首笺注》本,辑录了历代对每位词人的评论,因篇幅所限不能尽录,择其精者于作者介绍部分及作品题解部分采录一二,以使读者概要地

了解其风格、艺术特点。唐先生所作注释过于简略,我们这个译注本,增补了注释内容,原注有所不当或讹误处,均尽力予以订正,原注不标明出处的均为注明。因学力及完稿时间所限,难免有许多错误和不足,切望大家予以批评指正。

沙灵娜
1991年7月



目 录

宴山亭·北行见杏花	赵 佶	1
木兰花	钱惟演	3
渔家傲·秋思	范仲淹	4
苏幕遮·别恨	范仲淹	7
御街行·离怀	范仲淹	8
千秋岁	张 先	10
菩萨蛮	张 先	11
醉垂鞭	张 先	13
一丛花	张 先	14
天仙子·春恨	张 先	15
青门引·恨旧	张 先	17
浣溪沙	晏 殊	18
浣溪沙	晏 殊	20
清平乐	晏 殊	21
清平乐	晏 殊	22
木兰花	晏 殊	23
木兰花	晏 殊	24
木兰花	晏 殊	26

踏莎行 晏殊	27
踏莎行·春思 晏殊	28
蝶恋花 晏殊	29
凤箫吟·芳草 韩缜	31
木兰花 宋祁	33
采桑子 欧阳修	34
诉衷情·眉意 欧阳修	36
踏莎行·相别 欧阳修	38
蝶恋花 欧阳修	39
蝶恋花 欧阳修	41
蝶恋花 欧阳修	42
木兰花 欧阳修	43
临江仙 欧阳修	45
浣溪沙 欧阳修	46
浪淘沙 欧阳修	47
青玉案 欧阳修	49
曲玉管 柳永	50
雨霖铃 柳永	53
蝶恋花·风梧桐 柳永	55
采莲令 柳永	56
浪淘沙慢 柳永	58
定风波 柳永	60
少年游 柳永	62
戚氏 柳永	64
夜半乐 柳永	67
玉胡蝶 柳永	69
八声甘州 柳永	71
迷神引 柳永	73
竹马子 柳永	75
桂枝香 王安石	77
千秋岁引 王安石	79
清平乐·春晚 王安国	81

临江仙	晏几道	83
蝶恋花	晏几道	85
蝶恋花	晏几道	86
鹧鸪天	晏几道	87
生查子	晏几道	89
木兰花	晏几道	90
木兰花	晏几道	91
清平乐	晏几道	92
阮郎归	晏几道	94
阮郎归	晏几道	95
六么令	晏几道	96
御街行	晏几道	98
虞美人	晏几道	100
留春令	晏几道	101
思远人	晏几道	102
水调歌头	苏轼	103
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苏轼	107
念奴娇	苏轼	109
永遇乐	苏轼	112
洞仙歌	苏轼	114
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苏轼	116
青玉案	苏轼	118
临江仙·夜归临皋	苏轼	120
定风波	苏轼	121
江城子	苏轼	123
木兰花·次欧公西湖韵	苏轼	124
贺新郎	苏轼	126
鹧鸪天	黄庭坚	128
定风波	黄庭坚	130
望海潮·洛阳怀古	秦观	132
八六子	秦观	135
满庭芳	秦观	137

满庭芳 秦 观	139
减字木兰花 秦 观	141
踏莎行·郴州旅舍 秦 观	142
浣溪沙 秦 观	143
阮郎归 秦 观	145
鹧鸪天 秦 观	146
绿头鸭·咏月 晁元礼	147
蝶恋花 赵令畤	150
蝶恋花 赵令畤	151
清平乐 赵令畤	152
风流子 张 耒	154
水龙吟 晁补之	156
忆少年·十二时 晁补之	158
洞仙歌 晁补之	160
临江仙 晁冲之	162
虞美人·寄公度 舒 亶	163
渔家傲 朱 服	165
惜分飞 毛 滂	166
菩萨蛮 陈 克	168
菩萨蛮 陈 克	169
洞仙歌 李元膺	171
青门饮·寄宠人 时 彦	173
谢池春 李之仪	175
卜算子 李之仪	177
瑞龙吟 周邦彦	178
风流子 周邦彦	181
兰陵王·渭城三叠 周邦彦	184
琐窗寒 周邦彦	187
六丑·落花 周邦彦	189
夜飞鹊·别情 周邦彦	191
满庭芳 周邦彦	194
过秦楼 周邦彦	196